

当代中国社会

写实小说大系

4

官道

官道
无赖令
大雪无年
偷串
一路特下去
小县出府前
老郎本是老艺人

石钟山
阿·李
关仁山
正·昌
张执箭
梁存喜
孙春子

李师东 王强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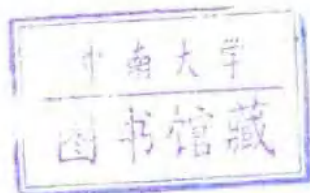


000047737

官道

● 李师东 ● 王强 ● 卢今 / 主编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44.571

LSD2.5



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学读本

王 强

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形象反映，作家总是站在一定的高处审视现实，观照生活，思考人生。而当代中国日新月异，社会大潮风起云涌，为现实主义作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创作资源。拥有灵敏触角的作家，比一般读者更为敏锐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更加细致地观察身边的多彩世界。

收入本丛书的这些小说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，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倾诉了普通百姓嫉恶如仇的心声。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，有沉痾已久的干部腐败问题，有积重难返的工作作风问

题，有日益急迫的法制建设问题，有新兴城市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问题，等等。其中的一些优秀之作，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展示负面社会现象，而是在主人公的身上，寄托了对正义力量的殷切希望。这些作品以反腐倡廉为主题，着重于涤浊扬清、弘扬正气、崇尚英雄。有着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激愤于现实社会中几乎无处不在的腐败现象，出于义愤，出于要疗治社会的责任心，创作这类题材的小说；读者喜爱这类题材小说，也是出于同样心态。这是一种“疗治型”创作。

还有一些反腐小说，着力于展示描绘现实面貌，对于腐败的真正原因，少有涉及少有揭示，或者简单地归之于市场经济环境，欲望冲出道德的牢笼等等。对于这些小说，我们不能只是从纯粹的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简单粗暴的解读，一味指责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对丑恶现实采取了妥协的态度，指责这些作品只是停留于揭示现实的困境而没有写出如何走出困境。实际上，现实中的腐败行为远比小说家笔下的腐败要复杂，腐败的原因也并不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。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作家给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解决开一剂良药，指一条明路，不能苛求作家一定要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安上一条光明的尾巴。应当指出，作家们关注现实直面现实的勇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当然，作家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提出问题，只是工笔描摹腐败的官场丑恶的现实脆弱的小人物。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启发，仅仅停留于分享艰难是不够的。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要善于发掘意义，分析这种艰难，展示超越艰难的可能性。

另有部分作品，把现实社会中假恶丑的一面撕开来给读者看，着重于展示、揭露，着重于将不光彩的隐私曝光，这类作品多数以白描写实手法描绘腐败现象，个别作品以讥讽批判的笔调描写官场里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“规矩”和官场斗争的细节，调侃很多。一些作品倾力于要把社会顽疾的各种症状暴露出来，求得一种逼真的效果，笔墨集中于权力的倾轧欲望的膨胀，有的甚至还以欣赏的态度肯定那些腐败手腕的机智聪明。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更“好看”，更有“卖点”，一些小说加进不少腐化堕落的细节描写，这是一种“展览型”创作。这种作品需要我们以审慎鉴别的眼光来看待。

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首先应当崇尚正直，呼唤正气，主张正义，要在给人以愉悦的同时，给人一点向上的精神。就像作家肖克凡所说的：“我始终认为写作是一种精神职业。一个作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是他的精神的溶解力。一个作家究竟能走多远，就看他具备多少精神溶剂。我越来越意识到小说中的精神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；越来越认为小说中充满了生活现象是必须的前提，但必须有一种精神的阳光穿透这些东西，才能走向文学的境界和品位。”

目 录

1 / 官道	石钟山
67 / 无根令	阿 宁
135 / 大雪无乡	关仁山
203 / 检举	正 昌
251 / 一路抖下去	张执浩
295 / 小县出清宫	梁存喜
327 / 老师本是老实人	孙春平

官

道

石钟山

一

王副厅长晚六点准时走出了办公室。今天机关没有什么应酬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，他正点下班。在六点差五分的时候，他呼了自己的司机小衣，告诉小衣自己今天将准时下班。王副厅长走出机关办公楼时，他的那辆黑色“奥迪”还没有来，他习惯地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这时他发现已经是六点五分了。他习惯地向停车场方向望了一眼，看见一辆“奥迪”正缓缓驶来，到了近前，他才看清不是自己的车，是张厅长的车。张厅长的司机小梁摇下车窗冲王副厅长点了点头，这时，张厅长出现在王副厅长身旁，张厅长就说，怎么，老王你的车还没有来？

王副厅长忙说：不着急，我再等一等。

张厅长这时已走到车旁，司机小梁早已下车为张厅长打开了车门，等张厅长坐进去后，用力适度地把车门关上了。

张厅长的车不急不慢地从王副厅长眼前驶了出去。

王副厅长又看了一眼腕上的表，时间又过去了五分钟。他有些焦灼，在台阶上走了几步，向停车场方向望了望，那里只剩下一辆车了，王副厅长知道，那辆车就是他的。可那辆车千呼万唤，却不见小衣把车开过来。王副厅长当副厅长已三年有余了。司机小衣自然也就是他的专车司机了。以前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他走出来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把那辆“奥迪”开到他

的面前，然后走下车，拉开车门，直到他舒服地坐好，小衣才把车门关上。小衣今天迟到了，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王副厅长有些不适应，站在机关门口的台阶上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又看了一次表，这时距他离开办公室已经二十分钟了。王副厅长有些不耐烦了，他最后朝停车场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气汹汹地走出机关，走过一条马路，挥手拦了一辆“的士”，他上车时用了很大的劲把车门关上。出租车司机很不满地看了他一眼。他说出了家的位置，便一言不发了，他把头靠在座椅上，闭上了眼睛。

昨天，机关组织处就把他的退休申请报到了省委组织部。虽然他距退休还有几个月时间，但机关的工作程序一直是走在了时间的前面。尤其是干部工作，历来都是如此，不论是晋升还是退休，机关的处以上干部，总要经组织部门这么提前地走上一遍，谁都知道，不管走不走一遍，该升就升，该退就退，但机关就这个程序。

以前王副厅长对这一程序早就司空见惯了，觉得没有什么，一切都很正常，当轮到他自己时，他却觉得心里很不舒服，有一丝失落，又有一点别扭，总之心里有些堵得慌。那份感觉有点像人活着来就知道迟早有一天会面对死亡一样，当死亡离自己还远时，并不觉得有什么，不管怎么活，总是有滋有味的；当死亡真正走近时，人才感受到了那份恐惧。

当王副厅长坐进出租车里，而不是自己那辆熟悉的“奥迪”时，他才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真的要退休了。也是在这时，

他对司机小衣第一次有了一种厌恶感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。小衣给自己开了将近四年的车，对他的习性了如指掌。只要他一坐上车，小衣总是及时地放起音乐，小衣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歌曲，每次有“业余活动”时，在有“卡拉OK”的场合里，王副厅长总要唱几首自己喜欢的歌，小衣总是不失时机地更换录音带。当然，都是王副厅长最爱听的。有时，王副厅长在车里会接到电话，有时也打出电话，小衣总是能很好地掌握背景音乐的声音，不太吵，也不会冷清，总能恰到好处，当然也不排除私人比较强的一些电话，小衣这时似乎就没了耳朵，只剩下一张表情专注的脸，十二分专注地开车。王副厅长有什么事似乎也不回避小衣，他习惯在车里给柳琴打一个电话，白天在办公室忙一天了，晚上在回家的途中和柳琴讲上几句温存的话，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有时就在电话里约好了两人的见面时间和地点。

柳琴是文化厅下属一家影院的经理，她和王副厅长的关系，机关里大部分人都知道。原来柳琴在机关时，两人的关系就有些说不清楚，后来，柳琴到了一家影院当上了副经理，后来又当上了经理，两人似乎就不太避讳什么了。成了不是公开的公开秘密。

今天，王副厅长坐在出租车里，无论如何已没有了和柳琴通话的情绪了。出租车离他住的楼还有一段距离时，他便让出租车停下了。他还不适应让人们看到他坐出租车下班的那种眼神。

当王副厅长下了出租车之后，王副厅长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看了一眼显示的电话号码，知道是司机小衣打来的。他不知道小衣今天是什么原因没准时送他下班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，他不理睬小衣的电话，任凭小衣的电话不屈不挠地响下去，最后他索性把电话关机了。

司机小衣今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。下午的时候，车队司机好几个人都没有出车，聚在一起没什么事可干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张厅长的司机小梁就说：“咱搓几圈麻吧。”一经小梁提出，便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响应。机关上班时间不允许打麻将的。司机们自己有一间办公室，除厅领导有专职司机外，其他司机都是临时性任务，有时一天也在办公室坐不了几分钟，有时闲着一天也没什么事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经常关起门来打几圈麻将。司机玩麻将时，大都有厅长副厅长的司机参加，这时他们玩得才放心，就是被办公室的领导撞见，一般也不会挨太严厉的批评，顶多说上一句：下不为例。然后就嘻嘻哈哈地散场了。在车队司机的地位中，厅长司机小梁的地位最高，然后依次是刘副厅长的司机小诸，王副厅长的司机小衣……他们约定俗成地把小梁叫一把手，小诸是二把手，小衣是三把手……一把手小梁提出搓几圈麻将，小衣就问：带不带彩？小梁说：当然带彩，不带彩还玩什么劲儿？几圈下来，小衣手气不好，一局也没开和，白白地拿出去几十元。眼见着就到了下班时间，小梁就说：还玩么？小梁今天手气好，这时他的兜里已有了些进项，小衣这时有些输红了眼，刚抓完一把牌，觉得这

回开的面很大，他要打一个翻身仗，便要继续玩下去。小梁这时退了出去，拉过一个看热闹的司机顶了自己的缺，他准时把车停在了办公楼前。王副厅长呼小衣时，小衣正在关键时刻，有人就说，三把手都呼你了，你还不走？

小衣紧张得呼吸都深一口重一口的了，眼看着自己就开和了，说什么这时也不能走。可一直等了半天，自己要碰的那张五条一直没出现，眼睁睁见下家和了。大家就说：算了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输红了眼的小衣就说：再来一把。有人就说：你不怕王副厅长找你麻烦？小衣这时热血撞头，没深没浅地说：找啥麻烦，他再过几个月就退了，我还怕他？众司机们就笑笑，认为小衣说得在理儿，便继续玩下去。直到小衣和了一把，他才慌慌地推了眼前的牌，打了王副厅长的手机，他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，见王副厅长关了手机，他才知道，王副厅长是真的生气了。他也摔了电话，心想你不高兴，我还不高兴呢，白白输了几十元钱。然后气冲冲地出门，开着车回家了。

二

第二天上班在电梯里，老干部处的处长李玉田见到了王副厅长。他一如既往地很热情地和王副厅长打了招呼，王副厅长却没有什麼明显的反应，只是很难看地动了动自己的嘴角，算是打过招呼了。王副厅长的气仍没消，今天早晨，司机小衣按时地把车开到了他家楼下，他一言不发地坐在车上，任凭小衣

怎么解释昨天的事情，他一句话也没说。最后小衣不再说什么了。王副厅长就望着小衣的后脑勺想：真是狗眼看人低呀！

老干部处长李玉田走进办公室时，心情说不上好，也谈不上坏，但是却有些乱。他一时对自己的心情竟理不出个头绪。王副厅长就要退休了，这他早知道，他们下面的处长，对别的不敏感，对几个副厅长的年龄却了如指掌，哪位副厅长何年何月何日生，比记自己家人的生日都清楚。退下一个副厅长，对这些处长来说就是个机会。他们都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。

王副厅长要退了，按说对李玉田来说是个好事。老干部处就归王副厅长直接管理，况且，几年前的王副厅长就是老干部处长，老干部处有着培养人材的光荣传统。还有一点那就是，李玉田这个处长是王副厅长一手栽培起来的。换句话说就是，李玉田是王副厅长的人。在这之前，王副厅长曾对李玉田说过：我退了，你是接我位置的第一人选。李玉田就满脸笑容地说：谢谢王厅长的栽培。私下里，他从来不称王为副厅长，而称厅长。

李玉田也知道自己是王副厅长的人，也知道王副厅长会为他接班而想一些办法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一点他心里有数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对自己究竟能不能接上王副厅长的班而感到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。不是王副厅长帮不帮忙的事，而是王副厅长此时此地，他说话的分量究竟还有多重。这一点不能不让李玉田感到怀疑和担心。

在机关这么多年了，李玉田对这些很熟悉，也很有体会。

在这之前，李玉田曾是老厅长的司机。在机关流行一句俗话：领导的司机半个儿。可以想像，司机和领导的关系非同一般。老厅长在当副厅长时，李玉田就是司机。这么多年了，鞍前马后的，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还有亲情。就在老厅长如日中天时，李玉田被保送到省委党校初级班去学习了一年，结业以后，李玉田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老干部处的一名干部。这在早些年前，这种转干方式很普遍，也很通俗。那时，王副厅长是老干部处的副处长，后来又是处长。王副厅长自然也是老厅长的人。那时王副厅长过年过节的总往老厅长家跑，当时作为司机的李玉田大部分时间也是常在老厅长家里，随时领受任务。王副厅长自然明白李玉田在老厅长家里的地位，因此他和李玉田两人关系很随便也很亲密。有时王副厅长在老厅长家呆晚了，李玉田就用厅长的车送王副厅长。一来二去的两人关系就非同一般。后来老厅长又把李玉田安排在王副厅长手下，两人都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

王副厅长当上处长时，李玉田就当上了副处长，那时的老厅长还没退，后来王副厅长就当上了副厅长，很自然地，李玉田就当上了处长。不久，老厅长就退了，从那以后，李玉田一心一意地傍起了王副厅长这棵大树。身为司机出身的李玉田深深地体会到跟对人的重要性。他一路这么跟了过来，从一个司机成长为处级干部，他的身上洒满了多少恩泽的阳光呵。

李玉田知道，再有几个月王副厅长就要退了。在竞争王副厅长的位置的处长当中，李玉田清楚自己并没有多少优势。这

时候，谁能帮忙很关键。李玉田还知道，现在的王副厅长不比老厅长当年。老厅长在文化厅干了一辈子，从科员一路干到厅长的位置上，机关所有的副厅长和处长，差不多都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。就是在老厅长退休前一天，他仍可以做到说一不二。可王副厅长却没有这样的魄力。李玉田还不知道司机小衣昨天晚上那出戏，要是知道了，他会更加为王副厅长感到悲哀。也就是说，王副厅长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还能保他李玉田么？

现在说话算数的只有张厅长，别说物色一位副厅长的候选人，就是提拔一个副处长，张厅长要是不点头，也不会算数。李玉田知道张厅长的重要性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一直在想办法把自己和张厅长的关系搞得亲近一些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张厅长对自己总是不冷不热的。此时的业务处室都归副厅长们管，因此，李玉田没有更多的机会和张厅长打交道。那时，王副厅长离退休还有一段时日，李玉田也没有太过多地想些别的，只一心一意地听王副厅长的话。

直到这时，李玉田才真正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他知道，要想接王副厅长的班，没有张厅长的帮忙，那他只是白日做梦。他知道，机关有几个处长都和张厅长关系比较铁，比如办公室的马主任，计财处的徐处长等等。当初王副厅长允诺让自己接他的班，现在看起来只能算是一个顺水人情。

其实李玉田早就有了这方面的想法，只不过还没感到那么紧迫。今天一上班，他在电梯里碰上了王副厅长，他脑子里便

打了个闪。于是他的心情便又急又乱起来。在这种情急之中，他又想到了老厅长，也只有老厅长在这最后时刻还能帮他一回。想到这儿，他的眼前又现出一缕光明。张厅长可以说也是老厅长一手栽培起来的，张厅长对老厅长仍很尊重，年呀节呀的，不论张厅长有多么忙，总会抽时间到老厅长家里坐一坐，看一看。当然，张厅长也到其他老干部家看一看，但那只是顺便，他去老厅长家才是真心实意的。也许在这时老厅长说句话会改变他跟前的处境。想到这儿，李玉田感到浑身上下有些热了。他盼着早点下班，有了这些想法，他的心思就飞了。他手头的一份文件，他一连看了几遍也没明白那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。处里的关灵嗲声嗲气地进进出出他的办公室好几次，他也没有留意。他只恍惚地看到关灵那两片紧梆梆的屁股在自己的眼前晃来晃去。此时，他一点那样的心情也没有。

终于挨到了下班时间，吃过晚饭，他便直奔老厅长家而去，老厅长的家对李玉田来说可谓熟门熟路了。当他按响老厅长家门铃时，莫名的，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数年前给老厅长当司机时的那份感觉。

新闻联播已过，老厅长正在客厅里练习书法。对李玉田突然的造访，老厅长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惊讶。

李玉田是老干部处的处长，平时就和他们这些老干部打交道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少。不论是机关组织的一些老干部活动，还是年呀节呀的到老干部家拜访，可那种见面，和此时的见面有着许多的不同。自从老厅长退休，李玉田一直在有意回